



聂耳终焉之地



每当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起，就会想到曲作者聂耳。1935年7月17日，音乐家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鹤沼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，年仅23岁。

2019年12月9日上午，从东京乘车来到藤泽凭吊聂耳溺水的鹤沼海滩，寄托我们的哀思。这一天距聂耳溺水身亡已经过去80多年，年轻的聂耳已经107岁高龄，只是这是他活在人们心中的年龄。藤泽是一个不大的城市，人口在40万左右，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众多历史遗存古迹，使其成为旅游热点，每年游客多达1300万，是藤泽人口的30多倍。面对浩瀚太平洋的绵延数十里的海滩被称为“东方的迈阿密海滩”，著名的游览胜地“江之岛”与鹤沼海滩一水相隔，吸引大量冲浪爱好者一试身手。当年聂耳受好友之邀来到藤泽，就是要享受“东方的迈阿密海滩”的畅游乐趣，在风起云涌的太平洋之岸，像海燕那样自由展翅翱翔。

阳光照耀着鹤沼海滩。我们按照指示牌一路寻来，攀上一座通向海滩的过街天桥。在天桥上，看到了处于海滩和路边的一片肃穆之地，“聂耳纪念碑”几个字隐约可见，伤痛即从心生。不知唱过、听过多少次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，那激情时时激起内心的澎湃。对聂耳的了解却甚少，知道他在日本溺水身亡，却不清楚事件的前前后后。慢慢靠近聂耳纪念碑，见十位老人从远处走过来，凑上前去打听，原来是当地的居民，今天一起相聚到聂耳纪念广场祭奠这位青年才俊。谈起聂耳，这些日本老人的脸上充满敬佩和自豪，当然还有遗憾，说着说着他们情不自禁哼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……1935年4月，聂耳由上海乘坐邮轮到达日本。临别，夏衍、司徒慧敏到住处送行，聂耳对夏衍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定稿后就寄回来，不耽误电影《风云儿女》摄制。由田汉编剧、许幸之导演、吴印咸摄影的《风云儿女》的故事主人公是青年诗人辛白华和曾经参过军的大学生梁质甫，两个人都是东北人，又是好朋友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他们从东北流亡到上海，过着流浪生活，但并未颓废下去，时以国家民族为念。梁质甫离开城市加入到抗日洪流中，后英勇牺牲。辛白华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正与恋人在青岛避暑，他大为震动，毅然与恋人告别，走上了抗日前线。聂耳接受田汉邀请创作的电影主题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就是以辛白华上前线为故事背景展开的。聂耳离开上海时已有初稿，最后定稿是在日本。

聂耳虽英年早逝，但音乐方面的才华早已被人所认识，这位年轻俊秀的小伙子不仅属于中国，也属于世界。1945年8月二战结束，以美、苏、中、英、法为首的同盟国取得了胜利。在盟国胜利之日，有人建议作为各国凯旋之歌，电台应有预定的音乐节目向人民广播，美国国务院为此预定了一

ニエ・アル
聶耳記念
広場

（1935年7月17日）

聂耳终焉之地
郭沫若题

□许志杰

个各国代表曲目，其中有美国的《美丽的美利坚》、法国的《马赛曲》、中国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苏联的《联合国歌》、英国的《哈里路亚合唱》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介绍到日本则是1949年之后的事，那时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为代国歌，英文版《人民中国》刊登了代国歌的词曲。后任藤泽市市长叶山峻的母亲看到后，将其翻译成日文，并送当地广播台播出，藤泽乃至全日本的人们才知道那位在鹤沼海滩不幸溺水身亡的“不归之客”，是新中国代国歌的作曲者，景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
让我们把时光定格到不堪回首的1935年7月17日。已在日本近三个月的聂耳，基本完成了自己制定的四个“三月计划”中的第一个：突破语言关。同时进行社会调查，结识日本文化界进步人士，加强左翼留日中国留学生的联系，为开辟中国新音乐道路寻找更多知音。到了夏季，东京开始热了起来，聂耳便与几个朋友一起到离东京50公里之外的藤泽避暑纳凉。7月9日上午，聂耳一行到达藤泽，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租住在滨田实弘家的民居。聂耳每天与朋友一起拉琴、唱歌、跳舞、读书，上午和傍晚时到鹤沼海滩游泳，非常惬意。聂耳还突发奇想，准备与一起到藤泽的朋友李相南去他的家乡南朝鲜旅行，而且决定7月16日离开藤泽到马关（今下关），坐船渡海到釜山。聂耳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下雨，在家睡觉，看书，收拾好行李，决定明日出发。”

看到这则日记，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“假如”：假如聂耳7月16日离开藤泽去了南朝鲜，那么，关于聂耳的人生将走向另一个方向。但是，人生没有假如，只有命运。聂耳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横田姐回来，她已请了两天假陪我们玩，在先我不大明了这种情形，还是坚持明天走。后来一想，在人情上实在有些过不去，于是决定多延一天。”

就是多延的这一天，把聂耳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藤泽鹤沼海滩。聂耳制定的第二个“三月计划”是“培养读书能力”，加紧“音乐技术的修养”。聂耳在日记中提到的横田姐是房东的女儿，看聂耳学习日语刻苦，主动给他们上课，学习效果非常好，聂耳也不想放过如此好的学习机会，于是答应再住两天。但是，这位年轻人的第二个“三月计划”只进行了一天，就戛然止于1935年7月17日。关于聂耳遇难的情形，他的房东在给警察署的报告中写道：那天风浪很大，有很多人和小学生也在那里游泳，因此各人都没有特别关照，聂耳则在水深齐胸的地方独自跳浪游着。约有一个钟头，大家不见聂耳就开始分头寻找，却一直没有，晚十一点钟大家只得回家等待。次日上午仍然寻不着。回家时，可巧接到警察报告，尸体已经打捞上来，正是聂耳。

聂耳溺水而亡的消息迅即传到祖国，鉴于房东的报告中有“从口里流着少许血，头也出少许血”，立即招致舆论质疑，甚至有言“聂耳是以一个有志的青年的理由被嫉妒杀的”。但是，这些质疑终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像聂耳一样被大海淹没。聂耳的尸体在藤泽火化。1935年8月底，聂耳骨灰和遗物由同乡好友护送回上海，第二年安葬在聂耳的家乡昆明西山。

日本人民对于聂耳的不幸身亡也给予极大关注和同情，藤泽有关团体决定在鹤沼海岸建立聂耳纪念碑。1954年建成，两年后因台风引起的海啸席卷了藤泽海岸所有建筑物，聂耳纪念碑主体部分被狂风巨浪冲进大海。1965年，在藤泽人民的支持下，一座新的聂耳纪念碑在原地建成，郭沫若应邀为纪念碑题写碑铭：聂耳终焉之地。日本友人、戏剧家、聂耳生前好友秋田雨雀题赠碑文：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。他于1935年7月17日，于此地避暑，在游泳中突然溺没于波涛之中，成为“不归之客”。聂耳，1912年生于中国云南，曾就学于欧阳予倩先生，在二十几年短暂的生涯中，留下了歌颂中国人民大众劳动的《大路歌》《码头工人》等大作。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也是由他作曲的。如果用耳倾听，我等今日仍然能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吧。

如今这里被辟为聂耳纪念广场，每年聂耳祭日都会有很多人前来悼念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作曲家的终焉之地响起，惊涛拍岸，如郭沫若诗云：大众都爱你的新声，大众正赖你去唤醒，问海神你如何不淑，为我辈夺去了斯人。其境令人悲伤。

□火锅

题目是一部电影的名字，在前不久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奖，女导演作品，拍得不错，算不上杰作，但是有许多女性才能体会到的细节。

电影一开始，女孩子在学校晚会上唱歌，唱到中段的时候有男生忽然喊了一声“荡妇”，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。她愣了一下，含着眼泪把歌唱完。之后女孩一家在饭店聚餐，邻桌几个男孩吃饭，其中一个不停地注视她，做鬼脸。她走过去往他脸上泼了一杯水。

我对故事情节一向比较迟钝，过了几分钟才反应过来这应该是她男友。而那喊“荡妇”的是男友的朋友。看来，应该是男友和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私生活。

接下来女孩发现自己怀孕，准备堕胎。这个片子其实是讲她的表姐（或者是表妹）和她一起从华州去纽约堕胎的故事。堕胎在国内的青春片里已经是大俗套，但是这个片子诚诚恳恳地拍完了堕胎，就结束了，而且并不俗套。该经过的心理活动也都细细捕捉住了，比如女人（女孩）之间天然的互相支撑。她的表姐妹二话不说，偷了超市（她俩都在超市兼职做收银员）的钱，陪她去纽约。陌生的医院前台接待会在她手术时握紧她的手。我对“都是女人”之类的话从来无感，但是确乎是有一些体验，女性之间更能互相理解一点。有一些性的方面的羞辱、恶意，男性就是体会不到。倒不是女性比男性更如何如何，而仅仅是因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同理心的物种，稍微有点跨度的情感体验，都会令人和人之间隔着星辰大海。

最近还看了一部韩国片子《酒神小姐》，男导演拍的老年妓女的故事。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里那个诗意盎然的二婶主演。二婶好功力，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都到位。这个酒神并非尼采的那个“酒神”，英文名“The Bacchus Lady”中的“Bacchus”，是韩国的一种饮料品牌“宝佳适”，老年性工作者会在路边问：“来一瓶宝佳适吗？”所以豆瓣网友们为其起名“宝佳适小姐”。

这个片子也是拍得诚诚恳恳，片子一开场是仰头看上去的天空，四周树叶晃动，中间的一片蓝色犹如天井。接下来镜头推进落叶中的一朵小花，应该是特别小的那种白色雏菊，仅有的一朵，朴素到令人无视。那么，这就是酒神小姐了。

妓女一向是承担了很多意义的女性。越肮脏，越圣洁——不知道是什么专门爱找别扭的人提出这个观点，不知肮脏何来，圣洁又何来。在这个片子里面，老妓酒神小姐，是渡她的老年顾客的“神女”。她一共帮助或者陪伴了三个男人去死，第一个男人中风不能自杀；第二个得了老年痴呆又不敢自杀；第三个不愿意孤独一个人死去，他攒了一瓶安眠药，希望分给她一颗，可以一同睡过去。

在做了第一件这样的事后，忽然插了一段酒神小姐的工作场景——在开场的那片天空下，在落叶之上，在白色小雏菊旁边，她完成了一次交易。

“渡”这个字，真不知从何而渡。酒神小姐因这件事获罪，很快死在狱中。她死的那段非常匆忙，没有铺垫。大概是因为全片都是在为这一刻做的铺垫吧。看豆瓣评论说：“让她帮忙的老头子们有些自私。”也不知这对她自责负疚的一生，是不是所谓的“渡”，或曰救赎？

两部电影，都在讲和“性”有关的女性生活，一个是开端，一个是结束。当初看电影海报的时候对“从不，偶尔，有时，总是”这个名字感到好奇，看了电影才知道这是某些国家女性堕胎时例行公事要接受的问询，比如“你的伴侣有没有强迫你怀孕的行为”“你的伴侣是不是打过你，扇过你耳光，或者对你有其他身体上的伤害”，需要回答“从不，偶尔，有时，总是”。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镜头专心致志地盯着女孩，看着她从轻描淡写的“从不”，到犹犹豫豫的“偶尔”，再到满眼含泪，再也说不下去。